

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是在三十年代中叶开始走上文学道路的苏维埃作家之一。这正是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即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人民取得巨大的决定性胜利的时期。而在国外则新战争的威胁正在日益增长：希特勒匪帮正要实现他们的侵略计划。在年青的苏维埃艺术家们的创作中，由于祖国的成长而产生的强烈、深刻的感情与准备进入战斗和对当前的考验和劳动的沉思相结合着。

力求无愧于在过去年青的一代没有赶上参加的战斗中所形成的光荣传统的意愿——在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的早期短诗和长诗里表现得很明显——决定了吸引着艺术家的那个主题范围，对主题的阐释，诗创作的总的情调和情绪以及逐渐描绘成的抒情主人公的精神面貌。

* * *

K·西蒙诺夫于1915年生在列宁格勒的一个红军军官家庭里，在里亚赞和萨拉托夫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1930年毕业于七年制劳动学校后，进入工厂艺徒学校学习，做了金属车间学工。先是在萨拉托夫，以后是在莫斯科工作。西蒙诺夫这时候就已经进了隶属于苏联作家协会的高尔基文学学院学习，在两年中一边学习一边参加生产劳动。可是，文学活动不久就吸引了他的整个身心。西蒙诺夫写作得很多而且很成功。当他还在文学学院学习时代写的一些最早诗刊印在青年诗人们的诗集力量的检阅内（1934年）。在战前年代里他出过几本书：关于建设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长诗黑土地的巴维尔，诗集真实的人们和历史长诗水上大战都在1938年出版。苏沃洛夫在1939年，第一次爱情刚在1941年出版，这时候在期刊上也出现了西蒙诺夫的文学评论文章。

1939年他毕业于文学学院，进了研究班，读了一年就停止学习，为的是要作为一个军事记者到蒙古去。这时候日本正在哈桑湖地区进行侵略战争。在那里，他在军中的红星英雄报

林工伟

这是对青年诗人才量的第一次严重考验。最初他就是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的直接参加者。因此他的创造的形象就具有了新的极其重要的品质——病，如生的真实性。K. 西蒙诺夫在_参乘潜艇返师的经验在他的创作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西蒙诺夫当时就把自己印象和观察在 1939 年诗集中——成长诗远航与航行中和两个剧本——冲突的历史（原名平凡的历史）和燃烧的年代（1940 年），中体现了出来。而许多年以后他又在描绘赫拉索波事件的长篇小说武装同志（1952 年）中重新写了这一主题。

1941 年夏天在舞台上演出了观众和评论家们热诚欢迎的话剧我城一岁半，若干星期之后，西蒙诺夫重新——这次时间较长——当了随军记者。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了。他和几百位苏维埃作家一起以召参军。在整个战争时期，西蒙诺夫都在红星报社当通讯记者，在报上发表了许多特写和文章。其中最优秀的是以从黑海到巴伦支海为总题而编成的四个册子。

这一个盛名是确切而有根据的。在战争年代里西蒙诺夫曾经在长达一千六里的战线上的各个地段履尚江，同时有若干次险例正是在具有决定性的转折意义的事件发生的地点。

还在伟大卫国战争开始的时候西蒙诺夫就参加了共产党。

前线报刊的工作人员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里所完成的工作是伟大的，而在当时也是很艰难的。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作家，他们是语言艺术家——诗人、小说家、创作家，而当时又成为了名符其实的新闻记者——活跃、机智和精力充沛的新闻记者。

西蒙诺夫在作战部队里所获得的丰富的生活材料和思想、道德方面的经验，当然不能尽行写入通讯稿里。在战争年代里出版了他的剧本俄罗此人，中篇小说日日夜夜，诗集抒情诗和战争，剧乐必然如此，等待着我。西蒙诺夫的工作得到了崇高的奖赏——一枚红旗勋章和两枚一级卫国奖章。战争年代里的作品我城、少年，俄罗此人和日日夜夜都获得了斯大林奖金。

大部分的苏联作家都是在苏联驻陆军的作战部队里迎接胜利的日子的。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学校丰富了和锻炼了

他们，扩大了他们的思想、政治眼界，他们是无愧于人民的爱戴和信任的。因此一俟战争结束，优秀的语言艺术家就立刻积极参加了国家的社会生活；我们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和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代表群中看到了他们。他们在领导中央各部、文化机构、出版机关，奋起反对新的血腥屠杀的煽动者的强大的保卫和平的人民运动把苏联的最优秀的作家们列入了自己队伍；这些作家们贡献着他们的精力，宣扬着伟大的自由事业和全世界普通人的安全。康斯坦丁·西蒙诺夫就属于这些活动家之列。他的紧张工作使他获得了盛大声誉以及我国及外读者的关怀。在1946年和1950年他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西蒙诺夫曾多年担任新世界杂志的主编人，后来又担任文学报的主编人，现在则又重新在编辑新世界杂志。西蒙诺夫曾经多次以各种苏联代表团成员的资格远赴国外。他的行程遍历各国家和世界各地，他到过捷克、日本、美国、加拿大、法国、英国、意大利、德国、中国以及其他国家。

剧本俄罗斯问题（1946年）和诗集友与敌（1946—1949年）是这些经历的直接产物，它们都是获得斯大林奖金的作品，此外还有布拉格果树之下（1945年），特写集战斗着的中国（1950年）和许多论文与小册子。在这些年里他发表了中篇小说祖国之烟（1947年），获得斯大林奖金的剧本异邦暗影，还有剧本善恶（1951—1954年），长篇小说武装同志（1952年），收集在1954年诗集里的诗和长诗伊凡和玛利亚以及一些政论和文学批评文章。在这里所提到的一些优秀作品中反映了我们的时代及其矛盾与复杂性，表明了为坚定先进的时代思想而贡献出自己的天才和精力的共产党员艺术家的成长。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西蒙诺夫写了许多批评论文和长篇小说，特写和抒情诗，长诗和小册子。在这体裁不同的书里显示着作家整个面貌的独创一格的和不可重复的特征，前后连贯地发展着，有着内在联系的主题、思想、形象。西蒙诺夫创作的统一性与独特性就显示在这种连贯性中；这也正是他的作品的实际力量的源泉。

还在西蒙诺夫的文学道路开始的时候就表现出：很广泛的兴趣，表现出了这位青年作家的能力和她当时的及空间坐标。

写各种事变的意图，也表现出了他要试用各种不同的体裁去进行写作的愿望。在近几年的过程中他写成了苏沃洛夫·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初恋、哈桑湖英雄、白海发电站和冰上大决战等长诗，在上述的最后一部长诗里也谈到了亚力山大·涅夫斯基杀戮大骑士和年轻的红军于1918年同样在普斯科夫消灭了凯泽洛夫军队的情形）。在这种主题很多的情形下表现的是什么呢，读者对一定的偏好和目的内部的不完整性，是作者愿意写他所碰到的一切东西吗？不是的，相反地，正是由于这些引起作者注意的各种事件和命运的丰富和差异，才强调地指出了他在经常进行探索和对主题的忠实，这种主题鼓舞了他，使他创作出一首又一首的诗篇和长诗。这个主题就是——准备作出功绩的勇气和决心，道德上的锻炼。

在一首不大的长诗慕尔曼乡村（1938）里叙述了战舰和飞机是怎样冲破暴风雨和黑暗，以便拯救被冰块所冲走的四个过冬的人，西蒙诺夫写道：

在我们古老的亲爱的土地上
周遭很多的勇敢行为。
但是，勇敢并不是在
关怀照顾、自由自在的温室中。
也不是在摇篮里产生。
只有小市民才能想像出：
世界上没有惊恐和忧虑。
我们並不只是用音乐和墨琴
来教养孩子。
共产主义世界——
是人们敢于大胆创造的世界。
是充满着无穷的愿望和激情。

在这首诗里表现出了西蒙诺夫的基本立场，表现了他的观点和见解的本质，也表现出了他对他在那时所写的长诗和故事诗中的很多的和各种不同的主人公们的态度。诗人在那些年代中所创作的作品，差不多都具有着共通的题材。一个西班牙共和国的保卫者，他患了病，也很疲乏，流落在寒冷的异乡伦歌

但是正接到第一个号召之后他就回到祖国去参加地下斗争，并在那里死去……（流亡者）。一个著名的、业已退休的北极研究者被受周围人们的关心和尊敬，我们猜想他就是阿孟得森（这篇诗篇是为纪念他而写的），但是他又重新操纵起飞机的驾驶盘去搭救那些在辽阔的和波涛汹涌的海上呼号求援的人们（老人）。尼古拉时代的一个年老跛脚的陆军中尉，“俄国兴瑞”上的一个被政府本身都忘记了的更老的人数零？的防守部队的队长，不屈不挠地保卫了这一小块“谁也不要的”祖国土地，反抗了强大的、装备优良的敌人（陆军中尉）。

这就是在西蒙诺夫的早期诗歌里所描写的一些戏剧性的命运。但是在这一切紧张和在表面上类似的冲突的后面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在西蒙诺夫的抒情诗段里得到了直接的阐明。这个主题就是：英勇和奋发地为崇高思想服务。西蒙诺夫的叙事诗的这种抒情基础特别清楚地表现在他的诗篇他整个一生都喜欢描写战争……里。在他所写的前三个诗段的每一个诗段里都包含着一个完整的和紧凑的情节；每一个诗段都叙述着人们的英勇生活：在第一诗段里是艺术家，第二个是医生，第三个是驾驶员，他们都热爱着自己的事业并死在自己的岗位上。

他整个一生都喜欢描绘战争。

在一个阴暗的夜晚他触上了水雷。

他和战舰一起沉到水底。

没有绘完最后一幅国景。

在他整个一生里人们都来找他治病。

在整个一生里他残酷地反抗着死亡。

但是他给自己接种上了鼠疫。

提前完成了最后一个实验。

整个一生他都习惯于试验心脏。

还在少年时代就开始用“柳波尔”号试验。

在四十岁的时候他被打伤了。

没有彻底试验最后一个马达。

诗人用“没有续完”、“提前完成”和“没有试验最后一个马达”等语汇来强调指出：还没有完成的或正确一点说不可能完成的劳动；永远不停地向着连接不断的新的发现前进……这些美丽故事的意义和本质是在最后几个概括性的抒情诗段里被表达出来了：

我们怎么也不能容忍这样的现象：
就是人不在床铺上死去，
他们是突然而死的，没有写完长诗，
没有治完病，也没有飞行到目的地。

好像是有最后的一些事业，
好像是可以结束一切的挂虑，
然后和家人一起围桌而坐
去从事于工作到老之后的休息。

这样，诗人依靠了一些确实可靠的事实（不难猜想，这个叙事诗的主人公们的真实原型乃是西蒙诺夫和维列萨根）就谈出了自己最隐私和最根本的信念，表达了自己对于幸福的概念。他否定安乐、停滞和死气沉沉，他歌颂对于美好目的的毫不倦怠的、不屈不挠的、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的进取心。可能，“歌颂”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西蒙诺夫好像是在这里进行着一种很安详的谈话，故虑他所讲述的题材的实质。但是在这种简单、朴实无华和类似口语当中，我们很清楚地可以感觉到诗人对于自己的紧张感情的抑制和他所受到的感动的深度。这里表现了西蒙诺夫诗中所常有的那种愿望：使诗歌语言得到最大的自然流利的程度，同时要使它充满着力量。他不是在譬喻和形容语中，而是在语调的精确和严整的句法结构中去探寻表达力的基础。西蒙诺夫诗歌中的这种特点在后来很充分地表现在战争年代的作品里，例如，在非常著名的诗篇等着我吧！里，而这种特点

如像我们看到的，同样在她最早的诗集里也已经就出现着。

同样，在这些诗章里也发现着抒情性质的特征，这些性质在最近年代里是更加完备地确定和形成起来了。诗人采用了一些历史事件和英雄命运，以便更加完备和更加实际地来阐明自己的信念和观点。例如，有一个青年在幻想着当前的劳动和功绩的时候，就在思想和心灵上倾注着一些优秀的活动家，体会他们的功绩和光荣，努力向他们学习和获得他们的勇敢和决心的精神。而且实际上雨蒙诺夫的那一代在当时还仅仅开始参加生活，仅仅在准备劳动和战争。他们认识了许多关于劳动和战争的事情，但是还没有直接参加到它们中间去，因为还没有直接的经验。诗人从历史和当代生活里一贯彻集中地选择了他自己认为珍贵的，即最重要和最有价值的，应当模仿和发展的东西。

属于这光荣队伍里的第一个人是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长诗胜利者（1937）就是为纪念他而写的。青年诗人在那里尽量鲜明突出地来描绘一个被可怕的病魔所缠绕的，但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都只为共产主义进行战斗的人的面貌。同时雨蒙诺夫谈到了，单是根据前輩人——他们热愿同敌人进行直接、公开和残酷斗争的紧张情况——的讲述中所说的这个崇高的人物典范，对于他自己和对他的同輩人来说，是具有着多么巨大的意义。

战争来了！……但是在青年们的声音中
缺乏男子般的严峻气氛。
缺乏暴风雨前的那种冰沴的感觉
缺乏沉着加上一半的微笑。
如果脚步遍及背带密切联系着，
这些东西就会得到。

在上举的诗段中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字眼和用得不恰当的及别扭的词句。但是读者仍然能了解它们，而诗人的那种诚挚的忧虑和严肃的心情也非常使人感动。雨蒙诺夫是这样的一个青年：

他们想用道德上的武装来武装出已来临的军事威胁，正如同在内战年代里保住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和反抗了一切敌人的那些前辈和兄长一样。

怎样表现了战斗的习惯，

怎样表现了前线的尖锐的警觉心

怎样善于默默地掌握住自己的生命

同样在必要的时候也要善于付出这个生命。——

这就是激动着长诗中的主人公的东西，这就是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他光辉地解决了这一任务：他所写成的书鼓舞着为共产主义而斗争的新的战士们，增加他们的力量和知识，领导他们前进。结束这首长诗的是这些诗句：

严厉的字，快活的字，

唯一正确的字——“前进吧！”

听见吗，先进的文章和诗歌

像火药般发出气味了？

钢笔尖也是用同样的钢铁制成的，

它明天便去冲锋。

这样，一些充满着对即将来临的新的功绩的预感的诗句，就结束了关于过去的功绩的叙述。而这些诗句鼓舞着千万人的心灵。

差不多在写长诗尼古拉·奥斯卡洛夫斯基，——自己的前輩人——的同时，西蒙诺夫也写了冰上大战，其后又写了苏沃洛夫。在描写十三世纪和十八世纪末年以及描写过去不久的内战中的日子的时候，诗人才最全面和最生动地描绘抗敌御侮，保卫祖国土地的那些人。最新的经验并未完全成功：在冰上大战里他仅仅描写了一些事件，机械地把两个历史时期结合起来。一些枯燥无味的四行诗一个接着一个，在他们之间没有统一的色调来加以联系，缺乏在西蒙诺夫的优秀诗篇里所具有的那种内在的力量。

……公爵首先一个任务就是攻下了库波里叶，
把这座德国小城粉碎了。

把普里奥谢里叶的德国雇农。

有的杀死，有的捉住……

这些诗行的特点是绝报导性的。它们的诗歌……价值是不大的。仅，在“结语”中流露了真正的感情，诗人在那里讲述了在今天使他关心的东西，並试图展望明天，看到“亲爱的德国的被解放的伟大人民……”。

苏沃洛夫是完全用另一种方式写成的。甚至到现在都可以把它看成是柯萨诺夫的最强有力的叙事长诗。诗人在那里创造了一个卓越的军事统帅的生动和诱人的形象，并把注意力集中在她的一生中的三个重要关头和三个时期上。只有一章，最中心的一章——最后的进军——是直接描写在行动中的苏沃洛夫的军事天才的。开始的一章讲的是失宠，最后一章讲的是苏沃洛夫是怎样渡过了他的晚年，而各个军团又是怎样安葬了他的骨灰。正是这种主题，这些朦胧的勇士们的形象，以及苏沃洛夫的备受饥寒的那些神勇骑士们（这些骑士们的确也做了许多英勇的奇蹟）的形象，贯穿着整个长诗。在第一章里，当巴维尔在阅兵的时候，向他指出被那荒謬的机械训练所折磨的和变成了木偶的兵士的时候，苏沃洛夫激动地想到：

……俄罗斯在什么地方？

那有时是裸身赤足的，

向着半个世界冲锋的，

真正的团队在什么地方？

在最后的进军的图画中，那些不朽的苏沃洛夫兵士的又跃然于带上，依然和自己的长官一起向前挺进了，在这里，它是一个使人喜爱，严厉和愉快的字眼）。他们沿着人迹罕到的山路前进，在他们的眼前就是整个欧洲，他们同苏沃洛夫一起瞻着东方。

在山岳，盆地的后边，

在边境孤寂的后边，

在眼泪中，在泥泞的道路上，在严寒当中，

在远离的布拉吉米尔地方的甸僻里，

在燕麦的绿色波浪里。
躺着被摸的，被处罚的。
百倍可恨的，亲爱的。
我所熟悉的，泪眼汪汪的祖国大地……

这样，在这首歌咏伟大和著名的统帅的长诗里就产生了在故事诗一个谦虚的勘察加陆军中尉中所有的那个主题：他也是热爱他那“荒凉的、可爱的土地”。他保卫了它，不把它委弃给侵略者。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和瓦列里依·奥卡洛夫是这位青年诗人的同时代人，他们是自由的苏维埃祖国的忠实儿女，他们属于整个人民，这样，这位青年诗人就很像那些为国（它还处在受压迫和受折磨的枷锁下）捐躯的战士。爱国主义的行为解决了尖锐的、充满着戏剧性的冲突，这就赋予了这个诗篇以紧张气氛，使它增加了一些音韵上的生动性和描述上的活泼性。在塑造地描绘了可以感知的苏沃洛夫的形象之后，即描绘了“他的紧闭着的口，他的打补丁的赫尔式的斗篷，他那像老兵的飞奔似的步伐”之后，西蒙诺夫在这里又体现了他所向往着的那种对于勇敢的幻想。他代表满怀信心地同久经锻炼的战士们站在一起的自己的整个一代人说了下面的话：

时代的勇敢就像利刃一样朴实

今天对青年们来说是宝贵的。

西蒙诺夫不久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在活生生的、轰烈的事业中检验自己的信念和原则——去亲眼认识英雄是怎样产生的和功绩是怎样完成的。同老一代的苏联作家们——B. 拉宾、B. 斯塔夫斯基、Z. 哈茨勒文、I. 斯拉文——一起，他在1939年的夏天和秋天曾在哈察湖出版的红军英雄报工作。这是一个优秀的学校——不仅是训练报刊工作技巧，而且也是训练文学技巧的学校。

从8月30日起，就日益经常地、终而几乎是每天都在红军英雄报的篇幅上出现B. 西蒙诺夫的诗。在这些诗中既有滑稽的短诗，也有行军歌曲，既有快歌，也有关于坦克手、飞行员、孩子、医生的功绩的翻文故事，这些作品都有着确切的、可凭信的根据。年轻的文学家掌握了马雅可夫斯基所确定的作为一

个诗人在报社工作的那些原则。西蒙诺夫的诗同当时报刊上所发表的其它材料——电报、随笔和评论——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具有确切的、实际的目的，具有有力的、意义突出的结尾。

…我知道，我们不能

忘记这事。

我们还没有为祖国

战斗一次。

在枪林弹雨之下——

任何地方，

我们都一定前赴，只要

祖国号召！

例如，短诗巴印查罗的结尾就有这样号召性的行句。这首诗有一个副题叫做一个坦克手的故事。它是描写苏联英雄陆军少校米哈依洛夫的。

这一类的诗大都还能长期的存在和引起普遍的兴趣，但是它们确切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犹如任何其它的报章语言一样只是在一段期间内存在并发生影响，但同时在个别的诗篇里又仿佛对（西蒙诺夫以后的作品中曾得到了较深刻的较概括的阐述的）那种主题进行了“探索”，难道两年以后有力地体现在西蒙诺夫优秀作品中的奇特与忠贞的主题没有在诗篇笔记本的朴素诗行中出现吗？这首诗是纪念牺牲了的苏联战士波诺马列夫的：

在书里写下这支歌曲。

朴素，动人心弦的诗行。

谈论着反调，为了让女朋友等待着，

不论距离多远，时间多长！

由此可见，西蒙诺夫是长久地记着在哈桑湖得到的经验。在红军英雄报上及时发表的一些观感，经过许多年之后也反映在长篇小说战友之中。

在剧本一个爱情的故事和我城一少年中，参加哈桑湖战斗是主人公们生活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阶段。这

八方面的感受是按照另一种方式也反映在1939年诗集（西蒙诺夫这样称自己的当时正在写的一部书）中了。

这一诗集中的作品与较早期的诗不同，它们都是没有情节的。这是一本抒情诗集——前线的军事抒情诗集，它体现了事件参加者的体验、思想、感情和情绪。

只有懂得
光荣是怎样获得的，——
才可以评论它。

西蒙诺夫在长诗遥远的东方中这样写道。诚然，只有在哈桑湖住过并在那里工作，看过苏联战士的军事劳动——行军、作战和休息之后，诗人才了解了光荣是怎样获得的。他对于英勇的理解具有牢固的生活基础。他所谈的不是从书本上、从历史材料上所知道的可爱的、可敬的、过去战场上的英雄，而是谈论他在同人们密切交往中所获得的道德上和精神上的感受。在他看来这些人已赢得了不朽的名声，并以自己的努力使历史向前进。他表达了一个机械士的情感，这个机械士惊恐地目送一个冒着危险飞上天空的飞行员，痛苦地期待着——期待着与敌人作殊死战的同志的归来。他也讲述了当战士们把他丢下向前走去时所产生的感觉，自己尚在空帐篷里的感觉：

可能，这就是勇敢——知道痕迹已被遮蔽。

整个的世界缩小在我们的战地营地里。

一辆被击毁的坦克——“碎痕累累，碎成铁片”，满身是伤疤，被“焚毁的”坦克——在诗人看来它以自己的整个的外表确实地体现了战斗的激烈、紧张和残酷：

是的，我们取得胜利不容易。

是的，敌人是强悍的，我们的光荣更伟大。

这样，关于勇敢、英勇和光荣的观念就获得了现实性，就变成了具体的、充满了实际内容的观念了。这种观念在遥远的东方（1939—1941）一诗中也得到了广泛的、明确的阐述。

在这里，描写战斗是同抒情的体验密切结合着的。这部长诗的开始描写了一个不知名英雄的概括的形象——飞行员或工兵、步兵或坦克手，他以自己的生命换得胜利。在这里诗语言

的规律起了作用，它能把许多复杂的而且就表面上看是毫无关联的生活事实“结合”成一个完整的、和谐的形象，并能表现出那些把它们结合在一起的联系。其次，当讲到“几辆坦克”得不到步兵的必要的（根据条令）支持而“是怎样地前进和攻击”的时候，在谈到战后之夜的时候诗人同时就恩慨到了并总结了一切的体验，并且力求确定苏联人们的无比的、群众性的英雄主义。他写道：“在战斗中只有勇猛挺进的坦克；在驾驶它们的人们的身上，具有着一种强大的热爱自己祖国的力量——这是多样的生活，这是由于革命者——共产党员的热情而被奉为神灵的爱。

革命！

我们的事业被你的光亮照明；

我们为了你准备牺牲

房舍，

温暖，

生命，

起来！

听着，起来！

当谈论着这些时，

谈论着

我们为什么生存，

并且：如果需要，

可以为你而死！

这些庄严的，好似誓词般的话结束了可信的，确切的，有时几乎是特写式的故事，它讲述了在同日本侵掠者残酷战斗中赢得胜利的坦克手们的功绩。

西蒙诺夫的剧本我城一少年的主人公谢尔盖·卢离宁，也是一个天生有才能的坦克手。他也参加了哈桑湖的战斗。诚然，1939年夏季的这些战斗——只是他的军营生涯的一个阶段；在这个三幕剧中只有一幕是描写这些战斗的。但是正是在这里在我们面前显出是一个更成熟的、有经验的、已经成形的指挥官、公民和人。

我国观众无论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日子中和在战争结束以后，都是很热情地来观看西蒙诺夫在1941年6月22日前几周内出版的这一剧本。这一成功的基础——是主要主人公的诱人的、坚强的性格。谢尔盖·卢离宁——是一个全神贯注的、精力集中的、有志向的人。他的动机使我们觉得自然，因而我们了解他不可能成为另一种人，他整个的一生都忠实于那些崇高的原则，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力量和才能来肯定这些原则的。

这不谢尔盖出现在舞台上以前，当谈到他在青春时代对瓦丽雅·阿尔明娜的爱慕时，卢离宁的性格、他的坚定的意志已经从其他登场人物的话中得到了间接的说明。安娜·伊万诺夫娜，阿尔明的姨母关于他说道：“一霎眼他就会把瓦丽雅拐走的”阿尔卡吉安慰瓦丽雅说道：“尽管你走到天涯海角，那怕离别了五年，他也照样会找到你的”（中国青年出版社：《城》一书，第12页）。确实卢离宁刚一出现在舞台上，我们就看到他真是“拐走了”她，并“找到了”她。他的极其严厉的对待倒霉的对手的态度，同心爱姑娘的如此坚决的解释，甚至是那种很不严肃的，小孩子似地在窗口的蹦跳，这些表现就使我们相信他能作到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听到他向阿尔卡吉“许诺”，说他到了三十岁时要成为一个指挥官时，我们是那样地信任他。他的朋友打断卢离宁说“又吹牛！”时，他安静地回答说：“不，这不过是信心坚定”。然后谢尔盖就谈到了最渴望的、最宝贵的、多年希求和思念的理想：“阿尔卡沙，你知道在检阅的那么儿，当人们的高举那鲜红的、被战火烧毁又让子弹穿成无数窟窿的旗帜走过去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涌上来了。在那个时刻，我觉得紧跟着这些旗帜就可以一步不停地踏遍全球”（同上书，23—24页）。

这就是谢尔盖·卢离宁的理想。而以后的全部行动表明：他是怎样顽强地和坚持地实现自己的明确而严整的生活纲领。同时他也不拒绝那些善良的、生动的人类的情感：思念妻子、哀悼亡友，当不得不离开军队时而满怀的惊慌和忧愁。但是在他的命运和性格中的主要的和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则是对他一经选定的目的的忠诚，和不断地向目的前进的决心。在他的

困难的，充满了危险的生活中，连一点畏难而死的念头都没有；相反地，他是要照他所希望的那样去生活，要满足自己的夙愿。这是真正自由的人，是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战的真正战士。

我城一少年是可以称之为“一个主人公的”剧本：剧中的全部情节都集中在卢阔宁及其军营生活道路的周围。但同时其它的形象也是很突出和确切的，都具有独自的内在的逻辑。这首先就是瓦丽雅和阿尔卡吉·布尔明——主人公的妻子和朋友，在同他们的关系中表明了卢阔宁的多方面的情感和愿望。无可争辩地，瓦丽雅是值得像谢尔盖在心中燃烧起那种强烈的爱。也正像他一样，年轻的女子是通过一切的体验才把自己的情感交给了最纯洁的人，她表现了巨大的精神上的抑制力，保持了表面的镇静。当她同一再地向危险走去的卢阔宁分别的时候，她也长久地等待着他的回来，不知道他在同敌人的战斗中是死是活。的确，她的勇敢毫不亚于她所爱的那个战士的勇敢！在这里就产生了西蒙诺夫于那些年代中所写的通过西伯利亚的特别快车和其它抒情诗中同样的主题。

是的，微笑吧！她必须很好地努力。

为了长久记住她的安详的面容。

如同旅行护照，所有的人都需要这一笑容。

只要她想习惯于遥远的路程与战役。

诗人以几个上前线的战士的名义对给他们送行的亲爱的人们讲出了这样的心意。

激动着西蒙诺夫的其它一些主题，也好像在相互呼应着，它们无论是在他的诗歌中和剧作中，以及后来在散文中都得到了体现。在诗篇遥远的东方里，诗人称赞苏联坦克手的功绩，力图展望未来。他想到当坦克开到已解放了的城市时，它们最后将怎样地“去休息”。

这将是晴朗的日子。

一个我们未知的世纪。

在广场上

它们列队成行

好似青铜纪念碑。

青铜肤色的人揭开
掩盖，
信号员用青铜色的旗，
发出信号。

这种理想活跃在谢尔盖·卢阔宁的心中。每当他去同侵掠者作坚决的战斗之前和自己的密友古里阿古维里谈适时，都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你现在寻思的是这里最后的一座山头，而我想的是要消灭最后的一名法西斯分子。很早以前，还在马德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一点。可是要再过好多年，可能是连好几十年之外，在一座城市里……也就是说在最后的一座法西斯的城市里，那最后的一名法西斯分子，要在一架插着红旗的坦克面前举手投降。然后，坦克兵团坦克里钻出来，擦掉脸上的汗珠”（同上 131 页）。

卢阔宁——不是殴打的人，而是一个普通的、活泼的、愉快的、不知疲倦的人。但是他的面貌与西蒙诺夫所创作的抒情诗中的主人公的面貌有多少共同之点呵！他们都同样是有力的、踏实的，并能专心致志地力求达到既定的目的，在他们面前只有一个目的。

由此可见，西蒙诺夫在乡村里住过去后，就更加坚定地转向写作抒情诗了——即要求直接地表现自己的情感、思想和心情。他的关于英勇的观念已经过了战斗的检验，经受住了重大的考验，同时用从生活中汲取过来的新特点来丰富和充实了自己。然而这并不是说在西蒙诺夫的创作中，现在只可以肯定有一种主人公——抒情的主人公。哈？相反，在他的剧本中除了有卢阔宁之外，还有瓦丽雅和布尔明的形象——他们是完全另一种气质的人，在勇敢方面丝毫不逊于自己的朋友，但是是另一种样子不勇敢的人。过了一些时候以后，又有数十个新的人物走入了西蒙诺夫的书中。为了找到确切地描写他们的色彩，作家转向写作话剧，而后又转向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特写、长篇小说。这样，生活经验的扩大也就要求艺术家扩大创作体裁的手段。作家的道德上的成长和掌握新的、他以前所没有掌握的形象体现的形式是密切地相互联繫着的。

米

米

米

剧本我城八重里的主人公丘吉尔对日本侵略者在哈尔宾一吉松岸边的停泊，表示“最后一次的冲击”时说道：“战争还只是开始”。康斯坦察·雨蒙诺夫在下一个剧本所写的人准确地捕写了 1941 年秋天所发生的事情——卢森堡的萨瓦，死去的司令伊万·尼基京，萨方诺夫，现在是共产党指挥的游击队率领了人数不多的战士，这些战士与纳粹匪徒而被逼到盐湖边，但他顽强的和包围他的希特勒分子进行战斗，最终得了胜利。

剧本俄罗斯人是于 1942 年写成的，在这以前雨蒙诺夫就已出版了大量的前线消息，述说一诗情诗和政治大事，和美国许多的苏联作家一样，从伟大的卫国战争的最初日子起他就开始了军事记者的晦暗的和重要的活动，有战争的胜利而贡献自己的天才而灵感。

雨蒙诺夫自己承认，“在第一阶段的小说中”，“绝对鄙视：文笔、通识、特写，但绝不是短篇小说。在好些的头半年，就是这样的”。但紧接着在半年后 雨蒙诺夫不仅写了一些画报，而且还写诗信诗。这些抒情诗刊载在首都的和前线的报刊上。后来他有写第一个短篇小说；然后就跟着出现其他的短篇，最后还写剧本，中篇小说……军队和全国很需要一些描写迫切的问题的作品，而且需要在思想上艺术上是很深刻的，有价值的，能包括苏联人民在卫国战争的残酷且不凡的一切方面的活动和内部生活的作品。爱国主义情感的高涨是美的基础，是力量，是诗歌形象有效果的基础，许多卓越的苏联文学作品是在完成紧迫的作战任务的情形下被创作出来的。我们还记得，阿历山大·特瓦尔陀夫斯基的卓越的作品关于战士的书——华西里·焦尔金是如何由转载在报刊上的个别章节而“缀成的”，也还记得撰写被包围的列宁格勒的长诗基洛夫和我们同在和维拉·英阿尔的普柳夫斯基子午线是怎样写出来的，以及奥尔嘉·别尔哥尔茨和阿历山大·普罗柯夫耶夫的抒情诗。我们还会记起涅楚克在自己的剧本前线中如何大胆地和尖锐地提出紧迫的重要的组织问题和道德问题，还会记起苏尔科夫的“战斗